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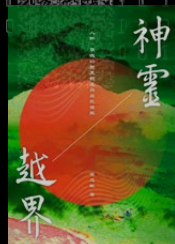
存入，作家的童年記憶 - 梁廷毓

【童年世界中的靈魅】

八年級生的夏天特別漫長。屋外蟬聲喧鬧，屋內的大人在神明廳閒聊，香火瀰漫中，還是孩子的梁廷毓豎起耳朵，將清明祭祖、拜伯公、各種怪誕的故事收進童年的迷宮。

原來，世上還有另一種觀看與傾聽的方式。

這些年，梁廷毓從自己的客家血脈出發，展開調查、研究與創作，從多元視角書寫族群記憶。未竟的話語被他再度召喚，淺山的鬼魂從未離開——他們正要開口。



梁廷毓

桃園客家人，跨領域藝術研究與創作者。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領域研究所，長期投入家鄉田野調查，聚焦記憶與多族群之間的裂縫與糾纏。研究及創作以計畫型藝術、複合媒體、鬼魅論述方法學等論題實踐。作品曾展出於札那巴札爾美術館、國立臺灣美術館、湯普森藝術中心、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等地，文論散見於《文化研究》、《臺灣美術學刊》、《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》、《臺灣文學研究學報》、《史物論壇：歷史博物館學報》等。

獲獎經歷

2024 臺灣文學獎 - 苜蓿獎、金典獎

出版作品

- 《qmu1 rhzya1 Taya1 ? 開山打林？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》
(羅烈師、陳龍田、梁廷毓、劉柳書琴、羅文君、Iban Nokan)
- 《噤聲之界：北臺灣客庄與原民的百年纏結和對話》
- 《亡魂之眼：鬼魅、影像的視覺思辨與論述形構》
- 《神靈越界：人群、衆魂的歷史競逐與原民復振》

展演作品

- 「斷頭河計畫」：
- 《斷頭鬼之夢》(2023)
- 《食人之界》(2023)
- 《墳·屍骨·紅壤層》(2019)
- 《山·殺人·斷頭河》(2018)
- 《番肉考》(2018)

- 「HKIPF 香港國際攝影節」聯展
- 「敘事中的風景」聯展
- 「舉起鏡子迎上它的凝視」聯展
- 「超編碼：地理圖／誌的藝術測量術」聯展
- 「穿孔城市」聯展
- 「烏鬼」聯展

Childhood
Memories



【童年世界中的靈魅】

邀稿 | 梁廷毓

近幾年來，隨著我沉浸於藝術創作和研究的狀態越深，也開始逐漸理解到，孩兒時期是一個不斷被記憶、想像與當前經驗重構的過程。我很難說究竟何謂「童年」，畢竟在自身的年幼意識中，早已經疊加許多家中大人們的兒少回憶，鑲嵌了許多來自父母、祖父母和家族中其他成員的兒時經歷。這些記憶經過不斷轉述、增添細節，使得「童年」並非一個單純的年齡標籤，而更像是一段聆聽故事、回憶故事、再重新說出一段故事的歷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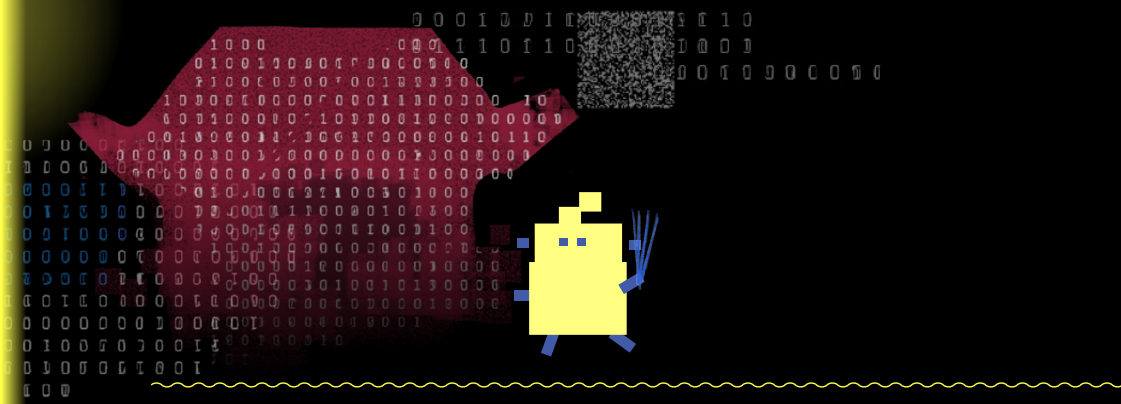
小時候，在家族的聚會中，長輩們常常圍坐在一起，憶述舊時的生活，而我們這些晚輩便圍繞在旁邊，吸收著他們的文詞及話語，將其轉化為自己的語言。透過聆聽，家中長輩講述的話語早已經和自身的記憶深深地交織在一起。於是，這種「童年」早已超越了個人的經驗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在孩童時期的世界裡，鬼神、祖先與客家文化之間的聯繫始終如影隨形。尤其在清明掃墓的日子，是一個祭奠先靈、悼念逝者的時刻。那時候，長輩總會帶引我到「風水」（祖墳）面前，講述那些關於家族的遷徙歷史和開拓往事。

墓地總是在山間，需走一段狹窄、蜿蜒的山路，四周被青翠的樹木包圍。山上的道路被兩側濃密的樹木所簇擁，沿途的岩石潮濕，藤蔓從樹梢垂下，幾乎要將我的腳步吞噬。隨著步伐逐漸深入，周遭的空氣變得愈加沉悶，讓人不自覺地放慢腳步。沿途上，家人會小聲叮嚀我們，不可隨意喊叫，以免無禮、驚擾到「好兄好弟」（山裡的野鬼）。山間的靜謐總讓人感到一絲不安，感覺隨時都有無形力量從林間深處注視著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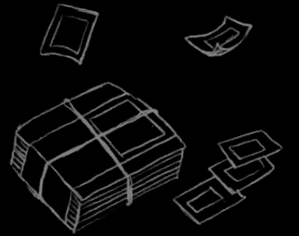
抵達墓地之後，大人們仔細地清掃墳頭，擺放五色紙、牲禮和酒水，然後依序燒香、叩拜及燒化紙錢。在祖墳旁，四周景物彷彿都在無聲記錄著時間的痕跡。墓地背後的山嶺隱約可見，翠綠的樹林像一座堅固的屏障，維繫著這片「風水」的地理。對我來說，年復一年的祭祀，並不是單純的祈願，而是一場生者與亡者之間的定期見面和對話。這不僅僅是一種「傳統」，更像是與當下「在場」的靈魂達成某種默契和約定。只是當時年幼的我，仍不完全明白那背後的意涵。

“山間的靜謐
總讓人感到一絲不安，
感覺隨時都有無形力量
從林間深處注視著我。”

鬼神的存在從來不是空泛的想像，而是滲透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這些事物深層地植根於家鄉的人群文化背景，特別是客家人的民俗和宇宙觀。除了清明掃墓，還有許多民間信仰與習俗融入了我的世界。例如：農曆七月份（鬼月）在家門口前祭拜「好兄好弟」，家家戶戶的鄰居都會準備豐盛的供品，在門口擺設香案、焚燒銀紙，希望這些無主孤魂能夠得到慰藉。我總對於這些儀式充滿好奇，還曾悄悄地站在一旁，想看看是否真的有靈體前來領取供品。還有「拜床公婆」（床母）的儀式，這是客家傳統中對於嬰幼兒成長中的重要祈福。母親在我小時候曾一連好幾年的時間，在家中床頭設置香案，準備米飯、水果和紅棗，焚香祭祀「床公婆」，希望小孩能夠諸事平安。這在當時看似理所當然，但隨著年歲增長，我才開始意識到，其中實際蘊含了對於一處看不見世界的敬畏。



“故事裡的那些地方，
既是自我意識的溫床、記憶的起源地，
也像是一處幽暗的「祕密基地」。”



還有一個特別的經驗，是和家族長輩一起去拜「伯公」（土地公）。「伯公」是客家人群中極為重要的守護神，庇佑著街莊鄰里、田地與居民的生命財產。每逢農曆初一、十五日，長輩總會帶著供品，前往橋頭、路口或田中央的伯公廟敬拜。廟體雖然不大，卻總是香火鼎盛，居民們來來往往，帶著水果、發糕與三牲酒品前來供奉。祂就像是街莊的守護者，任何大小事都可以向祂請示。每次祭拜，長輩都會低聲向「伯公」祈求家宅平安。廟裡煙香繚繞，四面廟牆透著微弱的光線，廟內的空間狹小卻充滿靈性的氛圍。天花板上垂下的燈籠發出微弱的紅光，將廟裡的每個角落染上一層紅潤的光澤。「伯公」神像立於高高的神龕上，面容帶著一股威嚴而靜默的神情，似乎在凝目著每一位進入者。祂周圍的陳設繁複，每一座香爐、燭台與供品的擺放，都有其規矩和道理，強化了空間中的儀式感。

無論是農曆七月拜「好兄弟」、小時候拜「床公婆」、和大人一同去拜「伯公」等，在這些祭祀經驗中，我偶爾會聽到長輩們講述一些靈異故事。自然而然地，祖墳旁、廟堂前、神明廳裡，就成了一處「聽故事」的場所，也是年幼世界中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。無論是某一個節日，還是某一次不經意的對話，這些經歷似乎都在告訴我，人與鬼神之間的界線，從來就不是那麼明確。

記得有一位小學同學，他擁有一種特異的眼力——陰陽眼。每當放學，我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總會指著四周環境，向我訴說他看到的各種靈魅。有一次，他突然停下腳步，指著前方的一根電線桿和路燈底下的空地，小聲對我說：「那邊站著一個穿白衣服的人，身上有綠色的氣，祂在看我們。」我順著他的手指望去，卻只看到一旁微風拂過樹葉的搖曳。那些在他眼裡浮現的鬼怪和靈魅，並不是神話和傳說中的角色，反而逐漸成為我意識中某一塊隱祕的角落。這些故事不是抽象的文字堆砌，往往通過他的眼睛具體地被呈現出來。陰陽眼所看到的異界，讓我開始對現實有重新理解，也體會到「看見」與「未見」之間的幽微關係。這些繞經陰陽眼所透析的故事，不僅在於靈魅所散發的事物神祕性，而在於祂挑戰了自身對現實的認知框架。那是一個極為真實的世界，以一雙童真的眼睛看來，彷彿可以觸摸得到靈體的存在，早已融入我對世界真實性的理解，成為難以割離的一部分。

我還聽過家中長輩講述他們年輕時，許多與鬼怪有關的遭遇。伯父小時候曾到埤塘邊，突然看到兩隻腳走路的東西，卻沒有上半身（而是一團團燃燒的鬼火）。他嚇得立刻狂奔回家，不敢再靠近那片地方。爸爸和姑姑也曾提到，他們小時候上學的路上，會經過一片茂密竹林，那裡曾經是「死貓吊樹頭，死狗放水流」的地方。對我而言，這不僅僅是口述歷史的傳遞過程，它還伴隨著一種特殊的情感鏈結。尤其在講述靈異經驗時，長輩總是神情凝重、語氣低沉，這讓其中的每個細節都顯得特別真實。對他們而言，鬼神並非是遙不可及的存在，而是無處不在、隨時可能顯現的靈力。

這不僅是對於過去的回憶，反倒像是走入一座迷宮，裡面充滿了各種靈異的痕跡和暗影。故事裡的那些地方，既是自我意識的溫床、記憶的起源地，也像是一處幽暗的「祕密基地」。在這個過程中，鬼神、故事和場所構成了我對世界的「第一感知」。儘管我接受了現代教育，並且經常以理性和科學的視角來看待現實，但在某些時候，這些幼年時代的經歷卻難以完全拋開。也一再提醒著我，這個世界不僅僅是眼前之所見。無論那位有陰陽眼的同學，還是家族傳聞中的鬼火和竹林，已經成為我感知世界的另一種途徑。

也許「童年」更像是一種內化的觀看方式，也令人深思我們是否從未徹底的理性過？人類的知識總是在拓展的過程中試圖填補不可見與未知的空缺，理性思維或許能讓我們更能解析物理的運行法則，但它無法完全消弭或壓抑我們對未知的感受性。使我們清楚知道，這些莫明的感知尚未被理性框架所束縛，因而能夠自由地接受那些超越思考的「非思之物」。